花言峭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脸

刚刚看了袁剑伟导演的《盗月者》，非常惊喜。片子是贺岁档在香港上映的，评分不高，而且这几年看到的港片，都带一点点衰老陈旧之感，这都让我差点错过它，没想到它是一个有黄金时代盗宝片的风采的作品，导演和几位编剧很厉害，写出了个环环相扣，背景知识用得恰当，又有人情打底的故事。

故事并不复杂，一间香港的老字号二手表店，明面上做表的生意，实际上做的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在“业界”享有盛名。故事发生的时候，原老板某叔过世了，被姜涛扮演的年轻一代，继承了表店，也继承了“某叔”这个名头，他打算改掉老某叔做事的方法，并且借助盗表，清理掉老某叔留下的手下。就在此时，他得到一个消息，一款有历史意义的、价格不可估量的名表亮相江湖，他于是组建了一个由年轻的开锁匠、表匠和爆破专家组成的团队，前往日本，去窃取这只名表。所谓“盗月”的“月”，就是那款曾经登上月球的Moonwatch。

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常见这种故事，老一辈人退出江湖，新的枭雄崛起，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也重新决定成员去留，并且引起一场大洗牌。这类故事，可以做成武侠片、警匪片、枭雄片，也可以做成盗宝片，比如《盗月者》。这个故事并不新鲜，但知识背景新颖，细节生动，最重要的是，用了全新的演员阵容，让已经在那几位老演员排列

组合的整容里感到疲倦的我们，感受到了一点新意。

编剧和导演，在知识背景上，下了不少功夫，看这部电影，的确能收获不少关于名表的知识，乃至这个行业的行话。比如，盗宝组织想去收藏了毕加索名表的表店看表，却并不直接上门，而是故意以夸张豪奢的样子出现，去别的表店看表，然后被引到真正想去的店。还收获了一个冷知识，日本清理死亡现场的特殊清理公司，在清理那些孤独死老人的居所时，会出低价收买老人们留下的物品，有意无意间，能收到很多宝物。就是说，他们赚的不只是清理的钱。甚至很有可能，物品的回收转卖才是大头。我估计这个行业很快会被搬搬过来。

不过，在故事刚开始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想象，如果这个故事里的男演员们，换成黄金时代周润发、张国荣、李修贤、李子雄、吴毅将那样的帅哥会是什么样，肯定和姜涛、吕爵安、卢瀚霆是两种效果吧。这几位演员，先不论演技如何，相貌和神采，都和香港黄金时代的演员不一样，周润发、张国荣这一拨演员，从相貌到气质，都有一种传奇性，是大开大合的人，他们出道的时候，也就二十出头，但却有一种久经世事的沧桑感和故事感，眉眼身段里都是传奇，而眼下这一拨男演员，多半清秀、内敛，小眉小眼，更日常也更缺少传奇性。

这样的状况，不只发生在香港电影里，在内地的影视中，也越来越

少那种有传奇性的大帅哥，而更多精致清秀的小男生。而在女演员的领地，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林青霞、王祖贤、钟楚红这样的美女，已经很久没出现了。

帅哥美女们，肯定没有消失，江山代有才人出，只是发现和使用、观看帅哥美女的心理背景、用人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比如，1980年代，新浪潮影人重振香港电影，首先要改变的，就是演员面孔，邵氏电影中那些肉团团、粉嘟嘟，带点江湖气和市井气的女星，从此不吃香了，他们找到的新代言人是夏文汐和叶童，“都是高挑修长、外表冷若冰霜，打扮清秀淡雅，似不食人间烟火”。肉团团的女孩，并没有消失，但那个时代，需要夏文汐这样的脸，于是就主张这样的脸，把这样的脸推到前台，不断放大、重中，并让她们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而我们的时代，需要的也许就是姜涛、吕爵安、卢瀚霆这样的脸，也许缺乏传奇和沧桑，但让人觉得安全。

脸，其实是一个世界的微缩方式，控制了一个时代的脸，就控制了我们对一个时代的记忆。人的面孔其实并无大的变化，重要的是，选择什么样的面孔作为时代的代表，所以，朱文在他的诗里这样写：“道理都写在脸上。”

韩松落
作家

早闻狄声

“全员恶人”也无聊

《半熟男女》开播前，有关“全员恶人”“拒绝纯爱战士”的营销已经铺天盖地：女主角何知南一边收着异地恋男友的昂贵礼物，一边与意外相识的翟一芄擦出火花；翟一芄明明有相恋多年的女友，却因误会何知南家世不俗，开始对何知南猛烈追求。而当翟一芄发现何知南不过是家境普通的小白领，他斩断联系，转而寻找下一个目标，被抛弃的何知南也试图挽回一度被冷落的男友……再加上其他角色的情感纠葛，原著小说的名字远比《半熟男女》来得生猛直接——这里没有善男信女。

颠覆的人物关系、生猛的情感模式，构成了《半熟男女》的基本盘。剧集播出期间，种种吸引眼球的片段，也以一种吻合大众想象的方式出现在短视频平台上：中年夫妇“假离婚”变成“真出轨”，年轻的第三者反倒志得意满觉得遇到真爱；脚踏两只船的女孩，擅自接了暧昧对象的女友来电，毫不客气地针锋相对；价值观迥异的恋人，一个野心勃勃谋求事业发展，一个不求上进只想走捷径，于是他们对彼此的舍弃都是毫不留情。

但遗憾的是，《半熟男女》目前所呈现的内容，止步于此。你看到贪欲被美化成爱情，也看到自私与自卑的乱炖；但整体剧情在讲述这些肉食

男女的背叛与算计时，更多只是完成了对常见刻板印象的叠加，既缺乏新意，也生硬到让人莫名其妙。以翟一芄追求何知南的戏份为例，男方的“钓鱼”方式简单粗糙，女方的反应单纯幼稚，“恶人”之所以成为“恶人”的张力，被削弱了一大半。

难怪不少观众拿《半熟男女》对比改编自同一作者小说的《装腔启示录》，明明后者也触及都市年轻男女在事业与情感之中的欲望与虚荣，但细品之下，你更能看到人物的纠结变化，看到留有善意的改编方向，让观众得以观察人性的微瑕以及成长的释然。

回头看，这些年能够惊艳观众的“恶人”，往往需要更为复杂的性格底色。最理想的呈现，是观众既被人物刺痛，又忍不住对其怜悯，甚至忍不住追问自己在相同境遇下的选择。最“爽剧”的表达，是观众借由人物的故事酣畅淋漓地宣泄情绪，以他们的疯狂作为情绪出口。而《半熟男女》偏偏选择了一种无聊的方式，让“渣男”“渣女”继续捆绑在老掉牙的标签上，这大概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冷饭新炒”了。

曹原秋
媒体人

情人看剑

她们与恶男的距离

全员不完美的爱情故事，无疑是要把人生与人性的局部真相端出来给人看。热播剧《半熟男女》就是如此，不仅贡献了都市男女情感的一些新鲜样本，更让主角们彻底撕下面具，如同小说原著书名所示，《这里没有善男信女》，人物不再一味纯情与良善，而是立场暧昧，时有摇摆动荡，甚至在边缘逡巡试探，像极了如今网络上各种现身说法的凡俗人等，这样的故事当然是现实主义的故事。

这类题材的创作分寸很难拿捏，多一分就滑向狗血，少一分又如广东话里的“唔够喉”，未能真正触达观众内心。现在来看，《半熟男女》还是作出了相当努力的尝试，也因此被人说“三观不正”，原因无他，不过是道出了部分残酷真相，单单是这一点不留情面，已让一些人深感冒犯以致破防。

严格说来，《半熟男女》更像是从女性角度讲述的“我们与恶男的距离”。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有标准答案吗？当年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里发出这样的诘问，而在《半熟男女》里，把拷问拉回至一部手机、一张饭桌、一张床，这里有新的战场。善男信女有标准答案吗，看各色男女近身肉搏，答案或许在每集片尾的小剧场里，也许隐藏在观众的弹幕里。

剧中的女性群像固然精彩，田曦薇、周雨彤、董洁、曾梦雪饰演的不同年龄与阶层的女性们，在爱情与事业的拉锯中，时时陷入困境。更让人感动的是她们之间的相濡以沫，自己还在泥菩萨过江，一旦接到闺蜜电话，却又如心灵导师上身，聆听、剖析、指

点，以及隔空拥抱——与其说是旁观者清，不如说这是主创对女性共同命运的细微体察与上下求索，她们背后其实只有一个讲述者，聪明糊涂心，翻来变去，其实是女性自己见招拆招。

渣男也不好写，容易写成刻板单一的反面人物。辛云来饰演的凤凰男、袁文康饰演的中年出轨男、张哲华饰演的富二代，各有各的好处，让当事人念念不忘，他们动情起来哭起来，也真是袒露了他们的不堪与柔弱，由不得让人母性爆棚。不过真正试探他们的内心，实在深不可测，剧中有很多时刻，比如辛云来时常在猫眼里窥视田曦薇，还有男人们张嘴就来、天衣无缝的大小谎言，更让该剧不时有了心理惊悚剧的气味，看上去仍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不过，渣男其实并不重要，他们代表的只是人性中见不得光的那部分，因而成为批判靶心。随着这个底线的无限坠落，女性们也随之亦浮亦沉，是要与之缠斗一起下坠，还是快刀斩乱麻迅速收拾战场，她们必须不停勘察内心欲望的纯度与灰度，适时做出判断与选择。

“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类，一类旧，一类新！”小说家王安忆在新作《儿女风云录》里借人物之口说。《半熟男女》里的女性们，无疑都是在奔向新的征程当中，所谓“半熟男女”，也有将熟未熟、革命尚未成功之意。期待在故事的终点，她们可以彻底成为“新人”。

长风新
媒体人

钱眼识人

事先张扬的冒犯

上映好一阵子，我终于有空去看了引进片《非礼勿言》，影迷口中的“一美”也就是詹姆斯·麦卡沃伊主演的恐怖片，豆瓣评分勉强及格，但我自己的观感是如果去掉最后半个小时基本没有技术含量的“反击”结局，它前面对于人性的揭露是细腻，足以让人有所警醒。电影最大的卖点毫无疑问就是一美出演变态反派，并且有好几段展示他孔武有力的粗鄙画风，这些处理绝非肤浅地刺激感官。片中，他有一句台词很重要，是人的大脑是制造快感最多的器官，因为他的展示目的就是嘲讽对面中产夫妻岌岌可危的情感生活，对于他们虚伪、软弱的嘲讽，实际上贯彻整部电影。实际上中产男主人是非常羡慕莽夫的状态，他们第一次邂逅时，他就颇为艳羡，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痛饮啤酒，与伴侣热舞。

电影最恐怖的就是人际关系边界是如何一步步被潜暴力进击、瓦解的。首先是被e人打招呼，投其所好，一旦对方客气表示赞美，马上转化成可以即时回馈对方的好处，比

如夸一美摩托车很帅，一美马上就说要带着对方女儿感受，利用父母的宠爱建立关联，然后又邀请共进午餐；第二步就是寻找共同的假想敌，絮絮叨叨的丹麦厨子就是。在农场度假期间，这一套暴力组合拳被一美玩得丝滑，有几处让人触目惊心，但试问自己如果遇到同样的事，不一定比中产夫妇做得更好，比如自己的孩子要玩秋千，一美就用掐脖子的办法让自己的儿子挪开，并且强迫儿子推秋千，别人的孩子服务你的孩子，你肯定尴尬得很难说，我不玩了，只能硬着头皮上；同样，对方把自己家的冠军大鹅宰了，又上一块肉就塞到你嘴里，并且用自己的手接着可能滴下来的油，你一定不好意思不吃；还有对方夫妇脱掉外衣，邀请你一起跳水，你多半会想，我还矫情啥，脱就脱……但冷静想一下，我们应该意识到，所有让你不舒服的手段无论是冷还是热，全是暴力。说拒绝很难，但不说拒绝就一定会受伤害。一美在片中甚至利用了夫妻的隐私进行心理摧毁，嘲讽男中产摇摇欲坠的，一家

之主地位。

电影中还有一层恐惧跟孩子有关。一美的妻子是从少女时期就被对方控制，被洗脑成为帮凶，在饭桌上暗示自己来自孤儿院，一美自己也透露自己的父母是渣滓。由此可见，这对屠夫夫妻的恐怖之处在于用暴力的形式复刻自己永远做不到的，体面完美的中产家庭生活。一美妻子的雕塑暴露了一切，称为母爱的小泥塑张开嘴，痛苦扭曲，像是刚从子宫里分离出来的婴孩。故事无差别扫射了电影中那个倒霉的中产家庭所有维系优越感的符号，比如中产女偏执的饮食习惯，比如他们的座驾给足了镜头，却在电影结尾爆胎等。《非礼勿言》的片名与剧情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是一场事先张扬，而向成人童话的侵略与进击，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大震撼和启发是，一定要紧紧守住你的社交边界啊。

钱德勒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